

特稿

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黄国文

(澳门城市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伦理问题是每个研究者都必须时刻考虑的问题。本文围绕着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进行讨论,首先给伦理下简单的定义,然后介绍国外学者关于伦理问题研究的观点,接着通过分析多个问题说明研究者对伦理问题的认识贯穿到研究的全过程,最后提出区分“事实”与“观点”的重要性。本文的结论是: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关于伪造数据和抄袭这类现象,还涉及研究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他对研究环境、研究参与者、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的处理、对结果的分析 and 解释等重要问题的认识和伦理判断。

关键词:应用语言学;伦理;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H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4)02-0001-12

0 引言

伦理是人类社会中涉及所有人、群体和机构(组织)的重要问题,它的基本意思是人伦道德,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以及人与其他生命形式的互动关系中所涉及的各种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注重伦理问题,但对人伦道德的理解和实践又都有差异。研究人伦道德问题的科学是伦理学,属于哲学学科,注重道德思想观点的系统化、理论化和实践性。

伦理的问题与所有学科和学科分支都有关系,或者说,我们无论从事哪些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都会遇到伦理方面的问题。就语言教学和研究而言,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错综复杂的。国际上这类研究已有很多,国内的研究相对较少;比起文学研究领域,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少。本文试图探讨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这里的应用语言学是取其广义的定义,即包括语言教学在内的、把语言学

收稿日期:2024-01-14

作者简介:黄国文,男,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黄国文. 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J]. 外国语文,2024(2):1-12.

理论用于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学科分支。

1 关于伦理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伦理通常被用来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和国家之间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之间的关系中所涉及的行为规范、秩序、道德准则;简单地说,伦理就是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的道德标准;伦理准则指导和影响着人的行为和观念,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心中的道德准则左右着;这就是说,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体现的是影响着人们行为和言语表现的人伦道德。

就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而言,伦理问题也已经在学界引起重视,尤其是国外的学者(如 Dufon, 1993; Haggerty, 2004; Guillemin & Gillam, 2004; Ortega, 2005; Lee, 2011; De Costa, 2014, 2015, 2016; Gao & Tao., 2016; Sterling et al., 2016; Sterling & De Costa, 2018)。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研究话题讨论伦理问题。

美国学者品普(Pimple, 2002)在一篇题为《研究伦理的六个领域:负责任地开展研究的启发式框架》的文章中,为负责任的研究行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提供一个简单而全面的组织方案,该文提供的启发式方法对研究伦理教育、研究诚信以及负责任研究行为等方面都很有启发意义。他所提出的六个研究伦理的领域是:科学诚信、合作精神、对人类受试者的保护、动物福利、机构诚信、社会责任。他从“真实”(truth)、“公平”(fairness)和“智慧”(wisdom)三个方面说明研究是否是真实的(Is it true?)、公平的(Is it fair?)和明智的(Is it wise?)(Pimple, 2002: 192-3)。斯特林和德克斯特(Sterling — De Costa, 2018:163-165)对品普(Pimple, 2002)的观点做了比较好的综述;他们特别说到品普这篇论文的三个核心部分:

- (1) 报告和表现数据的真实性(truth in reporting and representing data);
- (2) 公平地引用和使用他人的成果(fairness in citing and using the work of others);
- (3) 进行有意义和有用研究的智慧(wisdom to only conduct meaningful and useful research)。

这里说的是,就伦理而言,如果研究者采用了定量的方式,他是否如实地告诉别人他所使用的数据是真实的,所呈现的数据是准确的,而不是伪造的或被修改过的或被隐蔽的;另外,研究者是否公平地引用和使用他人的作品、观点、方法等,有没有根据自己的目的特意挑选了一些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想法,这涉及研究者是否如实地引用了别人的观点;这里也涉及研究者公平地、合适地引用参考文献和前人的观点,而不是断章取义或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上面第三点“进行有意义和有用研究的智慧”说的是,研究者要有能力和智慧去判断所做研究的意义,因为有些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或没有用的或做不了的;如果没

有这样的智慧,就可能会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精力和费用,甚至给研究所涉及的群体和环境带来不便、不利或伤害。

伊曼纽尔等人(Emanuel et al., 2000)多年前发表了重要文章《什么因素使临床研究符合道德规范?》,讨论医学临床研究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他们认为,要评估临床研究是否符合伦理,要从七个方面去考虑:(1)价值(value)、(2)科学性(science validity)、(3)研究对象选择的合理性(fair subject selection)、(4)良好的风险收益比(favorable risk-benefit ratio)、(5)独立审查(independent review)、(6)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7)尊重被试者(respect for enrolled subjects)。他们认为,这七个因素是所有研究都会涉及的(Emanuel et al., 2000: 2701)。斯特灵和德克斯特(Sterling & De Costa, 2018: 164-165)根据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特点,把伊曼纽尔等(Emanuel et al., 2000)所说的内容总结成以下七个方面:

- (1)对科学或社会的价值(value to science or society);
- (2)科学性(science validity);
- (3)可靠的独立审查(reliable independent review);
- (4)尊重他人(respect for persons);
- (5)平衡风险收益比(balanced risk-to-benefit ratio);
- (6)公平的参与者选择(fair participant selection);
- (7)真正的知情同意(truly informed consent)。

从伊曼纽尔等人及斯特灵和德克斯特分别列出的七个方面,我们想到:要做到研究合乎伦理,就必须考虑这七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研究要对科学或社会有价值,不要做对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没有价值的研究,这是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社会责任问题;第二,所做的研究要具有科学有效性,研究要符合科学的标准和行为准则;第三,所做的研究要能通过可靠的独立审查,通过别人来评估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样才能在圈内得到认同;第四,在研究过程中,要尊重他人,包括研究课题组人员的互相尊重和研究所涉及的其他人;第五,对研究所涉及的风险与收益要评估好、平衡好,明白研究会遇到的困难和可能获得的收获,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第六,在选择研究参与者(如实验中的被试)时要采取公平合理的态度和做法;第七,对研究项目所涉及的人员,要让他们了解研究的目的并获得他们的同意,不能欺骗他人。

斯特灵和德克斯特(Sterling & De Costa, 2018: 164)认为伊曼纽尔等(Emanuel et al., 2013)所说的七个方面可以归为两大主题:(1)研究的价值,前面三项就属于这个主题;(2)符合伦理的研究,后面四项就属于这个主题。从上面简单的回顾可以看出,品普(Pimple, 2002)所提出的三个方面与伊曼纽尔等(Emanuel et al., 2000)所说的七个方面是互补的,都是伦理研究者需要记住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也属于伦理研究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认为,任何研究都是从研究者出发的,一方面,他要考虑研究的科学性和社会价值,要做对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有价值的研究,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尊重学术规范,同时考虑研究的结果在同行中的可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他要明白研究的意义(即为什么要做某项研究),要平衡好他准备做的研究所涉及的个人、群体和环境的关系,同时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项目考虑成本(风险收益比)问题以及在业界的影响。

上面多位外国学者所讨论的伦理问题都是研究者应该时刻考虑的问题。下面我们从价值导向方面进一步讨论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2 研究者的主体地位

在任何研究中,研究者都是处在中心的重要位置;因此,研究者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三观影响着他对研究问题的选择、文献的综述、研究方法的采用、收集数据(语料)的方法、对数据(语料)的分析、对结果的解释,以及对研究所带来的启示的归纳。下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说明。

第一,“大学生有必要学英语吗?”“大学是否要取消英语教学?”这类问题经常被媒体拿来炒作。全社会都关心这类问题,主要的群体是教育管理部门的管理者、大学的管理者、大学的教师、大学生和学生家长以及社会的培训机构。有些人把大学里开设的专业与学生毕业后所要从事的职业和可能的工资收入联系在一起。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采用定性的方式,也可以采用定量的方式,可以只涉及学生,也可以只涉及教师,还可以只涉及已经毕业的学生,当然也与毕业生用人单位有关。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大学生有必要学英语吗?”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也不需要每年都提出来。提出问题的人的三观与认为这不是问题的人的三观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不同的。这就是研究所涉及的伦理问题。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来自农村或城镇普通家庭的孩子,甚至也没有认真想想中国是否还可以走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据有关统计,目前世界上最新科技成果的90%以上都是用外语(主要是英语)撰写的,我们的学生不懂外语怎么能了解国际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动态?我曾在一个自媒体看到有人这样问:“如果我们的大学不开设英语课,学生能够看懂国外先进的科技文献吗?”“如果我们的大学不开设英语课,到西方国家的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去深造与农民的孩子有关系吗?”对于我们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的来说,“大学生有必要学英语吗?”根本不是问题,也不能作为问题来研究,因为这样的研究对科学发展或社会进步都没有什么价值。

第二,“英语是否要从幼儿园开始教?”知名学者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学术影响力非常大,他所提出的“语言习得机制”假设也受到普遍关注。对于他来说,人一生下来就

拥有语言天赋,有一种特别的语言习得机制,这是受遗传因素决定的,是人类独有的。这一特殊机制脱离人类的其他功能而独立存在,跟智力没有什么关系,到了一定的时间段,这一语言习得机制就会老化。很多学者根据这一假设进行实验,并得出了各种不同的结论。很多人认为,外语越早学越好,因此城市里很多有条件的幼儿园就开始教幼儿学英语,认为这是提前给孩子营造特定的语言环境,这样才有助于促进孩子语言能力的发展。因此,就有了对“英语是否要从幼儿园开始教”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应用语言学知名学者桂诗春曾发表了题为《“外语要从小学起”质疑》的文章,他的讨论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具备了合适的学习环境(如双语制或外籍教师教学),早一点接触外语的学习者比迟一点接触外语的人从长远看来可能略具优势;二是在合适的学习条件下,青少年和成人也能在多数方面和儿童一样学到外语,甚至效率要高些。”(桂诗春,1992:54)从他的讨论看,外语不是要从小就开始学;但究竟什么时候学是最有效的,这是可以研究的,也是需要研究的。从伦理角度看,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会给国家制定教育政策带来启示,甚至影响国家教育政策的制定,这样也会改变学校课程的设置。假设有人在做这方面的问题研究时没有充分考虑研究是否对科学进步或社会发展有价值问题,忽视了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得出了“外语必须从小学起”或“外语必须要从幼儿园开始教”这类结论,又假设国家有关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相信这个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就会出现一种可能:突然有一天来了个红头文件,规定所有小学都要开设外语课程。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那就会给一部分学生带来终生的灾难。这是因为,从目前看,我国很多偏远地区没有合格的外语教师;如果让外语不合格的教师(其中一些可能只是中专或大学期间学过一点公共外语的人)给这些学生上外语课,那就是在一张白纸上胡乱“涂鸦”,等到学生小学毕业,原先的白纸已经被涂黑了,以后就再也无法学好外语了(尤其是在“说”方面)。因此,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在从事研究和教学时,要考虑的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或科学问题,而是一定要根据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来解释研究的结果,并提出与自己国家的国情和地区特点相符合的意见和建议。

第三,“语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作用是什么?”这是目前我国生态语言学研究者的问题之一。这里涉及多个前提:人与自然要和谐共生,和谐是生态系统中的核心内容,人类赖以生存的语言在生态系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影响着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影响着语言。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人是生命体中最聪明的,也是最珍贵的。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主宰者,采取“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认为人可以随意改造自然、践踏其他生命体和大自然中的其他成分,那人就无法与自然和谐共生。如果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爱护自然、保护其他生命体、呵护环境当作人的责任和义务,就不能随意改变自然和破坏环境。在“和谐话语分析”框架中,我们(如黄国文,2017;黄国文、赵蕊华,2019;Huang & Zhao, 2021)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假定,认为这

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爱护自然环境也是为了更好地生活,“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我们都要,所以,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语言和语言使用对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起到重要作用的。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不仅仅反映现实,而且构建现实(Halliday, 1990/2003)。我们对昨天已经发生的事情(历史)、今天正在从事的活动(现在)和明天即将出现的事情(将来)都是通过语言构建出来的,语言所构建出来的现实影响着我们的所思所想和一言一行。如果我们受的教育是“大自然资源丰富,用之不尽”,那我们就可能不会珍惜资源,就会出现大量的浪费现象。又如,语言系统中的“他”“她”和“它”这些代词,表示的是一种等级关系(classism):“九个男性和一个女性”我们用“他们”来指称,“九个女性和一个男性”我们还是用“他们”(而不是“她们”)来指称;“他”和“她”是指有生命的人,而“它”则用于指代“非人”(动物);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动物没有思想,可以任意践踏。英语中的“chairman”“businessman”也是基于等级主义思想沿用下来的。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必须尊重他人、尊重与我们一起生活在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命体,这样生活才和谐、安详。作为语言使用者和语言研究者,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语言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进程中的作用。同时,我们的教育必须有生态教育的内容。

第四,“为什么会有俗话说‘宁听 AA(城市名)人吵架,不听 BB(城市名)人说话’?”对于这样的问题,很多人都作了分析和解释:有人认为,AA城的话“糯”“软”,人们说话细声细语,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嚷嚷,哪怕是吵架声调也是低八度的;而BB城的人说话大声,“石骨铁硬”,话说得特别“硬”,说话就像是在吵架。这种解释是基于这样的认知:说话要轻声细气,不要大声嚷嚷。其实,这种看法和解释反映的是对语言的态度,属于社会语言研究的范畴。从生态的角度看,一方水土养一方说某种语言(方言)的人。从伦理的角度看,说“宁听 AA(城市名)人吵架,不听 BB(城市名)人说话”就是对某种语言(方言)的歧视,是对BB城的人不了解和不尊重。同样地,说“英国英语”比“美国英语”好听,或“新加坡英语”(Singaporean English)比“印度英语”(Indian English)更容易懂,这其实也是一种语言态度,这种说法是有道德伦理导向的。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无论美国有多强大或其经济如何发达,英国英语肯定比美国英语好听;同样,对于大多数美国来说,美国英语肯定比英国英语好听;其他也是这样。这是各个群体、地区、民族、国家的人的“家国情怀”问题,不是语言(方言)本身的问题。作为应用语言学研究者,如果不从伦理的角度去考虑,作出来的研究和解释可能就不会被学术界所接受,就会被认为是有悖伦理原则,对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是不利的。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个地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方言,每个人的说话方式也有差异;如果要求所有地区的人都操一口像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那样的“标准的”普通话,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伦理的;不论哪个地区的人,讲普通话带不带方言的口音,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这是我们对语言的态度问题,当然也是伦理研究需要

考虑的问题。

第五,“翻译是采取归化好还是异化好?”这是翻译界经常讨论的问题。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 1922)翻译成汉语时,翻译家采用了不同的策略。萧乾、文洁若(1994)的译本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文学性,译文通俗、流畅、易懂。而金隄(1994)的译本则比较文雅、严谨,充分传递了原作的意图,忠实于乔伊斯虚构的各种目的。萧乾、文洁若译本关注的是读者是否看懂译文的内容,并尽量添加一些能够帮助读者读懂作品的词语和标点符号,所以就被认为具有“对读者友好”(reader-friendly)的译文风格;相比之下,金隄(1994)的译本追求翻译中的等效原则,展示的是学者型翻译,很多原文作者留给英语读者自己去琢磨的地方在译文中也保留着。2021年,刘象愚出版了《尤利西斯》的第三个完整译本,学界也有很多评论,刘象愚译本的翻译策略与前面两个版本也存在明显的差别。很明显,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特点、优点和弱点,这些都与翻译者所持有的伦理观念有关;我们在评论不同的译文时,所持有的伦理态度也左右着我们所给出的评价。再以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翻译莫言小说所采用的策略为例,因为莫言得了奖,翻译界也出现了很多关于译者翻译策略的研究。有人认为他对莫言小说的翻译策略从初期的“求同”为主逐渐转向了后来的“存异”为主,形成了从文化操纵到文化对话的转向。很多人认为,葛浩文在翻译中考虑的是读者,因此他的翻译本质是阐释、折衷与重写,在他看来,“翻译是背叛、重写,但忠实始终是葛浩文翻译实践的第一准则。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翻译是跨文化交流活动。正因为翻译的这一特性,使得‘背叛’与‘重写’成为必要的手段,目的是更为‘忠实’地把原文传达给译文读者”(文军等, 2007: 80)。有人甚至认为,莫言的获奖主要是因为葛浩文不可多得的翻译策略。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如果葛浩文翻译的莫言没有获奖,估计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赞扬他的翻译策略,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多人赞同翻译是阐释、折衷、重构和重写。说到底,翻译采取归化策略还是采取异化策略,取决于翻译者的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翻译目的、心中的读者等,这都是翻译研究中要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是伦理问题。

第六,“英语中‘(1)He gave me the book’和(2)‘He gave the book to me’两句的主要差异是什么?”这是英语教学中学生常常会问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简单来回答。角度一:句(1)属于SVOO,即它是“主语+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结构,而句(2)属于SVOA,即它是“主语+动词+宾语+状语”结构,两个句子中的“he”是单数的第三人称代词。角度二:句(1)和句(2)表示相同的命题(概念)意义,句(1)可用于回答“What did he give you?”的问题,而句(2)则可用于回答“Who did he give the book to?”这就是说,要回答“What did he give you?”,只能用句(1),而要回答“Who did he give the book to?”,只能用句(2);两个句子中的“he”是用于指代上文已经出现的一位男性。这里的角度(1)和角度

(2)采取的是不同的研究视角,所给的解释就不一样。从语言研究看,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但出发点不同:角度一采取的是形式的解释,注重句子结构和句子中成分的结构关系,而角度二采用的是功能的解释,把语言结构置于语言使用的场合进行功能分析。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讨论句(1)和句(2),就可以说,无论是哪个句子,里面都有三个参与者(即给书的人、接受书的人、被给的书),这是从句子所能表达的意义去考虑的;接着还可以说,无论“me”出现在句(1)还是句(2),它都是句子的参与者,因此在句法分析时就应该都看成是“宾语”,而不是一个是“宾语”一个是“状语”。采取哪种视角,其实反映的是解释者(教师)的语言观。如果他信奉和践行形式的语言观,他就注重形式和结构,就倾向于采用角度一;如果他持有功能的语言观,他就注重意义的表达和对句法进行功能分析,就倾向于采用角度二。这是价值取向问题,也是教师(研究者)所信奉的伦理原则所带来的结果。这些表面看起来属于纯语言分析的问题,也反映了研究者的伦理取向和价值判断。

上面的六个例子分别是关于语言教学、生态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翻译和语言分析的内容,其他应用语言学学科分支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认为,要探讨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首先要研究作为主体的研究者,他的三观自觉或不自觉左右着他对于研究问题的选取、对文献的综述和梳理、研究方法和策略的选择、收集数据(语料)的方法和语料的多寡、分析的角度和深度、解释数据(语料)的视角,以及他对研究所带来的启示的总结和预测。

3 事实与观点

伦理问题研究关系到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与科学判断不同,其中突出的一点是道德判断具有科学判断所没有的主观因素和情感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伦理的问题是价值取向问题,与研究者的三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应该区分“事实”(fact)和“观点”(opinion)。真正的硬科学研究是可以验证的、重复的,但涉及到伦理问题,常常是带有主观推断的。对于“铁板钉钉”的事实,那是比较容易判断的;但是,生态系统不是黑白清楚的,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也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研究者个人对世界、事件、情形、个体以及环境的判断,因此主观的因素就呈现出来了。

在学术界,尤其是关系到论文和著作的撰写,抄袭(剽窃)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也是公认不能容忍的。如果是一字一句原封不动地“拷贝和粘贴”,那是抄袭的事实,不容辩解。但是,如果是某一类观点,常常就无法判断是否抄袭了前人的观点,因为这不是一字一句原封不动地拷贝和粘贴,表达方式改变了,而且也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可能。一般说来,年轻的研究者经验不足,“偷吃”了常常不懂或不会“擦嘴”;有经验的研究者,偷了别人的东西了人家还无法抓实他,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无论如何,在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

究中,我们要教育学生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恪守学术规范和道德,不弄虚作假,杜绝出现学术不端,这是培养学生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从我们的教学经验看,有很多人主观上是要遵循和恪守学术规范和道德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不懂怎样去做,因此就会出现不知不觉地违反了学术规范的情况。这里不妨举个例子:有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从文体学的视角研究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某篇小说的语言风格。论文的第一章需要介绍作者,因此他在网上下载了一段海明威的英文介绍(他是哪年出生的、哪年去世的、结过几次婚,发表了什么作品,哪部作品获得了什么奖,对他作品的风格的普遍观点等),然后就一字不改地粘贴进论文的有关部分里。结果论文盲审时,有一位审阅人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并认为论文存在明显的抄袭现象,是学术不端,因此该论文评审没有通过。听到结果后,学生不能接受,认为一个知名作家的生平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谁对他的介绍都回避不了提及他的出生年月、有哪些作品、获得了什么奖等内容。对于这个情况,我们认为是学生不熟悉怎样避免无意识的抄袭。如果他采用改写的方式,并尽量不要用原文的段落结构、句子形式和词语表述,就能避免这样的问题,因为虽然基本信息是一样的,但表达信息的方式不是别人的。从这点可以看出,我们在教学中不仅仅要教授学生遵守学术规范,而且要教会他们怎样在操作层面上避免不知不觉地抄袭。

对于刚进入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来说,经常遇到的困难是怎样合适地梳理和综述前人的研究,在引用别人观点时区分哪些是常识或众所周知的观点(不用注明出处)、哪些是一定要注明出处的。如果每个观点都要注明出处,那可能通篇都是人家的观点,这样也就给大家这么一个印象:作者只是在做编辑“剪贴”,没有自己的观点,更谈不上有新意;如果不引用或少引用,则会显得读书不够、不了解研究现状、找不到理论支撑或忽略前人的研究。从这点看,我们在教学中要特别提醒学生注意学术道德伦理问题,并学会合适地引用别人的观点和得体地呈现自己的研究。但究竟怎样做才合适,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解决了。

要判断某一研究是否遵守学术伦理道德,是否存在学术不端,可以从“事实”和“观点”两个维度看:基于事实的就是客观的,基于观点的就是主观的。事实和观点构成了一个连续统,一端是基于事实的客观判断,一端是基于观点的主观判断。一般说来,人文学科的研究常常是基于价值评断的,因此是倾向于主观的一端;社会科学的研究常常是基于数据评断的,因此是倾向于客观的一端。主观性强或客观性强的研究没有好坏之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也一样,不是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比另一个好;研究方法就像是工具,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工具;因此,研究者要根据具体的研究目标、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研究环境来选择最合适的研究方法。此外,主观性强的研究也有客观性的因素,反之亦然。

4 讨论

在“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中,核心的内容是“语言”(现象)“语言学”(研究现象)和“应用”(把理论用于研究现象中);应用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的最大差别之一是它注重理论的应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注重理论联系生活实际、注重问题导向。语言在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有特殊的地位。就语言研究与伦理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探讨。早在80年前,斯蒂文森(Stevensen, 1944)就出版了《伦理学与语言》一书,该书后来被姚新中和秦志华(1991)翻译成汉语,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陈汝东(2001)在20多年前出版了《语言伦理学》一书,他认为语言伦理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从语言学和伦理学角度阐释语言交际行为中的道德伦理现象,探讨言语交际中的道德规范问题。最近这些年,陈新仁(2017)提出了伦理语用学(ethical pragmatics),并认为这个学科分支从伦理学角度关注语言使用,是一门具有潜在跨学科价值的研究领域。高静、陈新仁(2023)的《伦理语用学:内涵、目标与路径》目的在于厘清“语用伦理学”与“伦理语用学”的关系,说明其具体内涵、目标与路径,为具体语用实践的伦理探索提供指导。我们认为,这里讲的“语用伦理学”与“伦理语用学”,和黄国文、赵蕊华(2019)所区分的“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应该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这个区分和“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差异也是相似的,因此,可以预料,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关于“语言伦理学”(linguistic ethics)与“伦理语言学”(ethical linguistics)的区分和进一步的讨论。

从某种程度上看,人伦道德问题存在于我们每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中,我们的生活到处都有伦理方面的问题需要考虑。在我国目前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教学和研究中,对学生进行伦理方面的教育还不多,有时还会出现极个别教师不但没有从伦理角度教育学生,而且还给学生示范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做法,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说重一点就是没有把育人放在首位。最近,我加盟了澳门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金立贤教授一起给应用语言学博士生上的一门课就是“研究方法与伦理问题”(Research approach and ethical issues)。这门课是金立贤教授设计的,与英国同类课程非常相似。该门课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应用语言学中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帮助学生学会判断各种方法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不仅仅是关于大家熟知的伪造数据和抄袭(剽窃)这类显而易见的现象,它涉及研究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他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知的“生态哲学观”(Stibbe, 2021),也包括他对研究环境、研究的参与者、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方法、研究材料的处理、对所得出的结果的分析 and 解释等重要问题。因此,对伦理问题的认识是每个研究者必须时刻考虑的。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主要的参与者和主导者就是人,特别是研究者本人。一个人的研究做得好不好,是否对学科发展有帮助,是否对社会有贡献,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社会的伦理道德也对人的发展起到了启发、教化、制约和惩罚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常常听到大家在说:要学好做学问,首先要学好做人。而对于应用语言学的教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帮助学生提高伦理意识,引导他们从伦理的角度考虑自己的学习和研究。

5 结语

伦理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非常多,也有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科。本文讨论的是应用语言学教学与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有些问题与伦理的核心概念联系紧密,而有些则不一定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伦理问题。在我们看来,要探讨伦理问题,就要讨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态观、社会责任等有关的问题;谈到人伦道德和根据道德伦理来行动时,就要考虑到人的行为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群体、社团)所认同的道德准则,这其中“人”是主体。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生活和行动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通过语言描述过去、解释现在和展望未来。现实是语言构建的,人伦道德也是通过人的语言和语言使用得到重视、强化、内化并付诸行动的,因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是通过语言和语言使用进行的。无论我们做什么,伦理问题是始终要认真考虑的。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包括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案的制定)和教学实践中,都必须重视伦理教育,使所有学生都具有基本的伦理素养,并知行合一,把伦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与践行伦理道德的实践性紧密联系起来,这是教书育人所必须强调的。

应用语言学培养出来的人必须具有家国情怀和学科理论知识,还要有能力把理论应用于实践中,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应用语言学是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分支,它采取的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路径。因此,在我们的教学中,伦理问题是个不能不讨论的问题,不仅要讨论,而且要从伦理的视角审视实践中各种各样的问题,最终能够解决问题,为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作贡献。

参考文献:

- De Costa, P. 2014. Making Ethical Decisions in an Ethnographic Study[J]. *TESOL Quarterly* (3): 413-422.
- De Costa, P. 2015. Ethic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G]// B. Paltridge & A. Phakiti. *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A Practical Resource*. London: Bloomsbury: 245-257.
- De Costa, P. 2016. *Ethic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Language Researcher Narratives*[M]. New York: Routledge.
- Dufon, M. A. 1993. Ethics in TESOL Research[J]. *TESOL Quarterly* (1): 157-160.
- Emanuel, E. J., D. Wendler & C. Grady. 2013. What Makes Clinical Research Ethical? [J]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 2701-2711.
- Gao, X. & J. Tao. 2016. Ethical Challenges in Conducting Text-Based Online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G]// P. De Costa

- (Ed.). *Ethic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Language Researcher Narratives*. New York: Routledge:181-194.
- Guillemín, M. & L. Gillam. 2004. Ethics, Reflexivity, and “Ethically Important Moments” in Research[J]. *Qualitative Inquiry* (2): 261-280.
- Haggerty, K. D. 2004. Ethics Creep: Govern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the Name of Ethics [J]. *Qualitative Sociology* (4): 391-414.
- Halliday, M. A. K. 1990/2003.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90 (6). Reprinted in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G]//J. Webster.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London: Continuum, 139-174.
- Huang, G. W. & R. H. Zhao. 2021. Harmonious Discourse Analysis: Approaching Peoples’ Problems in a Chinese Context [J]. *Language Sciences* (85):1-18.
- Lee, E. 2011. Ethical Issues in Addressing Inequity in/Through ESL Research[J]. *TESL Canada Journal* (31): 31-52.
- Ortega, L. 2005. For What and for Whom is Our Research? The Ethical as Transformative Lens in Instructed SLA[J].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3): 427-443.
- Pimple, K. D. 2002. Six Domains of Research Ethics: A Heuristic Framework for 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191-205.
- Sterling, S., P. Winke & S. Gass 2016. Training in Research Ethics Among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SLA Researchers[G] // P. De Costa (Ed.), *Ethic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Language Researcher Narra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15-37.
- Sterling, S. & P. De Costa 2018. Ethical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G]// A. Phakiti, P. De Costa, L. Plonsky & S. Starfiel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Methodology*. London: Palgrave:163-182.
- Stevenson, C. L. 1944. *Ethics and Language*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ibbe, A. 2022. *Ecolinguistics: Languag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2nd edn).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陈汝东. 2001. 语言伦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新仁. 2017. 跨学科前沿研究: 伦理语用学[J]. 中国外语(3): 1+9-10.
- 高静, 陈新仁. 2023. 伦理语用学: 内涵、目标与路径[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4): 1-5.
- 桂诗春. 1992. “外语要从小学起”质疑[J]. 外语教学与研究(4): 52-54.
- 黄国文. 2018. 从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到和谐话语分析[J]. 中国外语(4): 39-46.
- 黄国文, 赵蕊华. 2019. 什么是生态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乔伊斯. 1994. 尤利西斯[M]. 金隄,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乔伊斯. 1994. 尤利西斯[M]. 萧乾, 文洁若,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乔伊斯. 2021. 尤利西斯[M]. 刘象愚,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斯蒂文森. 1991. 伦理学与语言[M]. 姚新中, 秦志华,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文军, 王小川, 赖甜. 2007. 葛浩文翻译观探究[J]. 外语教学(6): 78-80.

Ethical Issues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Applied Linguistics

HUANG Guowen

Abstract: Ethics is an issue that every researcher must always consider. This paper discusses ethical issues i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applied linguistics. Firstly, it gives some simple definitions of ethics, then it introduces the viewpoints of scholars in the field on the study of ethical issues, and then it explains, by the analysis of some questions, that researcher’s understanding of ethical issues is related to the whole process of research. Finally,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acts” and “opinions” is propose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the ethical issue is not only concerned with fabricated data and plagiarism, but also involves the researcher’s world view,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the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the method(s) adopted in the research,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research materials, and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ults.

Key words: Applied Linguistics; ethics; teaching; research

责任编辑: 龙丹